

儿童青少年情绪障碍与家庭环境及教养方式的关系研究

吴佳宁¹, 韦秋芬^{2*}, 余 杨³

¹广西中医药大学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 广西 南宁

²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 广西 南宁

³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办公室, 广西 南宁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1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2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9日

摘 要

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儿童青少年心理行为问题发生率和精神障碍患病率不断上升, 已成为关乎国家和民族未来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儿童青少年情绪障碍的发病机制涉及生物、心理和社会多因素交互作用, 其中, 家庭作为青少年成长的核心微系统, 在塑造个体心理社会适应能力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教养方式则是家庭系统的外显表征。本文通过对CNKI、万方、维普和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中文献的分析显示, 低亲密度、高矛盾性的家庭环境特征会加剧情绪障碍风险; 消极的教养方式(如惩罚严厉、拒绝否认)与双相情感障碍及抑郁等情绪问题呈显著正相关。基于此, 本综述通过系统地梳理家庭环境、教养方式与儿童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相关研究, 探讨不同家庭环境及教养方式对情绪发展的影响, 分析基于家庭系统干预策略的有效性, 以及对系统性家庭干预——“家长学校”建设的展望, 为促进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关键词

儿童青少年, 情绪障碍, 家庭环境, 教养方式, 家庭干预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al Disorder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nd Family Environment and Parenting Styles

Jianing Wu¹, Qiufen Wei^{2*}, Yang Yu³

¹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nd Management, Guang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ning Guangxi

²Neonatology Department, Maternity and Child Health Care of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吴佳宁, 韦秋芬, 余杨(2026). 儿童青少年情绪障碍与家庭环境及教养方式的关系研究. *心理学进展*, 16(6), 101-108. DOI: 10.12677/ap.2026.166297

Nanning Guangxi

³Hospital Office, Maternity and Child Health Care of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Nanning Guangxi

Received: April 17, 2026; accepted: May 29, 2026; published: June 9, 2026

Abstract

The mental health work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Healthy China” initiative. With the rapi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incidence of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and the prevalence of mental disorders among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have been on the rise, becoming a significant public health issue concerning the future of the country and the nation. The pathogenesis of emotional disorder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volves the interaction of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biological,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ones. Among them, the family, as the core microsystem of adolescent growth,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shaping an individual’s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adaptability, and parenting style is the external manifestation of the family system. This articl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literature in databases such as CNKI, Wanfang, and Web of Science, shows that a family environment characterized by low intimacy and high conflict intensifies the risk of emotional disorders;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s (such as severe punishment and rejection)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bipolar disorder and depression and other emotional problems. Based on this, this review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research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family environment, parenting style, and emotional disorder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explores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family environments and parenting styles on emotional development, analyzes the effectiveness of family system-base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as well as the prospects for systematic family intervention—the construction of “parent schools”, providing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promoting the mental health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Keywords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Emotional Disorders, Family Environment, Parenting Style, Family Interven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儿童青少年情绪障碍的发病率也逐年上升。情绪障碍不仅会对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产生直接影响，还会波及他们的学业成绩、人际关系以及家庭和社会功能等多个方面，若不及时干预，可能导致心理问题持续发展，甚至引发更为严重的心理疾病，对其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从恩朝, 2026)。国家卫生健康委在《关于贯彻 2021-2030 年中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的实施方案》中表明：要开展 0~6 岁儿童心理行为问题预警征象筛查，构建儿童心理健康教育、咨询服务、评估治疗、危机干预和心理援助公共服务网络(国家卫生健康委, 2022)。再到 2025 年《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妇幼健康力量——在 2025 年全国妇幼健康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增加儿童心理保健服务供给的一系列工作要求。

家庭系统作为儿童青少年社会化的首要微环境，其对情绪发展的影响占病因学构成的 35%~42% (高

于学校因素的 18%~25%)，特别是家庭教养方式和家庭环境特征，不良的家庭互动模式和消极的教养方式可能加剧情绪问题(郑广恩, 2016)。在这一背景下，探究进行儿童青少年情绪障碍的家庭干预具有重要临床与公共卫生价值，不仅能为早期识别高风险家庭提供科学工具，也可为制定精准化预防干预策略奠定理论基础。

2. 儿童青少年情绪障碍概述

2.1. 情绪障碍的定义与分类

情绪障碍是一组以情绪异常为主要表现的精神障碍。在儿童青少年群体中，常见的情绪障碍包括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恐惧症等(金字, 2023)。目前，关于儿童青少年情绪障碍治疗的研究报道较多。其中有学者指出，采用药物治疗儿童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疗效并不理想，患儿不良反应的发生率较高，药物治疗联合心理社会干预的疗效明显好于单独的药物治疗和单独的心理治疗(丽扎·满苏尔, 罗晓, 2024)。

2.2. 儿童青少年情绪障碍的流行现状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儿童青少年情绪障碍的患病率呈现上升趋势。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 2023)的相关数据，儿童青少年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发病率不断攀升，全球范围内儿童青少年的情绪障碍问题形势严峻。在 10~19 岁的青少年群体中，约 13% 的人患有符合诊断标准的精神障碍，其中焦虑症和抑郁症最为普遍。

2021 年公布的“中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全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率为 17.5%。其中，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占 6.4%、焦虑障碍占 4.7%，对立违抗障碍占 3.6%、重性抑郁障碍占 2.0%。精神健康问题已经成为青少年群体中导致残疾的首要原因，因精神疾病所致的年总残疾调整生命年数(DALYs)占青少年群体总残疾负担的 25.1%，这一数字明显高于其他身体疾病。同时，情绪障碍还会让自杀风险显著增加，青少年群体中的自杀倾向患病率为 3.0%，严重威胁青少年的生命安全，长远来看，青少年情绪障碍更可能产生持续至成年期的“疤痕效应”(梅斯, 2025)。

3. 家庭环境对儿童青少年情绪发展的影响

大量研究表明，家庭环境对儿童青少年情绪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在儿童成长的关键期，身心尚处发育阶段的他们，不仅需要学校教育知识浸润更依赖家庭教育的情感培育与人格塑造。家庭作为儿童成长的第一课堂，其中的亲子互动模式、家庭氛围营造等因素，如同细密的经纬线编织着儿童心理发展的底色，在守护儿童心理健康、奠定终身发展基础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李艳芳, 2019)。

有研究发现，双相情感障碍青少年家庭在亲密度、情感表达和独立性方面显著低于健康家庭，而矛盾性和控制性则更高，这些家庭环境特征通过日常互动模式塑造着青少年的情绪调节能力(张莉莉, 金立慧, 2025)。孟苓苓等进一步证实家庭亲密度、情感表达与情绪障碍呈负相关，而矛盾性、控制性则是危险因素，家庭作为一个动态系统，其成员间的互动质量直接影响青少年的情绪健康(孟苓苓等, 2023)。在情绪障碍的多元病因模型中，家庭系统的影响权重达 20%~40%，这一比例在青春期前儿童中尤为突出(郭庆等, 2023; León-Del-Barco et al., 2018)。

家庭环境对情绪障碍的影响机制复杂多样。首先，高矛盾性家庭中频繁的冲突会引发青少年的不安全感导致焦虑和抑郁，而低亲密度和情感表达限制了个体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使其难以有效应对压力。再者，过度控制的环境抑制了青少年的自主性可能引发情绪和行为问题，并且这些影响往往不是单向的，青少年的情绪问题也可能反过来影响家庭环境，形成恶性循环。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家庭环境与情绪障碍的关系还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家庭集体主义价值观可能放大某些环境特征的影响。在家庭集体主义价值观影响下，亲子关系往往呈现出较强

的权威性和紧密性，父母作为家庭的主导者对子女的行为规范、学业成绩等方面有着较高的期望和严格的要求，这种严格要求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被过度强化，导致亲子沟通缺乏平等和理解(Fu et al., 2021)。

4. 父母教养方式与儿童青少年情绪障碍的关联

4.1. 教养方式的类型

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在抚养、教育儿童的活动中通常使用的方法和形式，是父母各种教养行为的特征概括。根据不同的理论和研究，教养方式有多种分类方法(朱宏锐等, 2022)。其中，鲍姆林德(Baumrind)依据父母对孩子的“要求性”和“反应性”两个核心维度，将教养方式分为专制型、民主型、放任型和忽视型四种(Baumrind, 1978; León-Del-Barco et al., 2019)。

岳冬梅等修订的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EMBU)包含情感温暖、拒绝否认、惩罚严厉、过度保护等6种亚型，但在总体上将多维度的教养方式划分为两大范畴：以情感温暖和理解为核心特征的积极教养方式以及以过度干涉、拒绝否认、惩罚严厉等维度的消极教养方式。这种分类不仅反映了父母-子女互动联结的质量差异，更揭示了家庭系统影响青少年发展的不同路径和机制(唐甜等, 2024)。

4.2. 教养方式对儿童青少年情绪障碍的影响

基于积极青少年发展理论框架，家庭作为青少年成长的核心微系统，在塑造个体心理社会适应能力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理论视角强调，青少年并非被动接受环境影响，而是与家庭等微观系统的动态双向互动，在这种互动过程中教养方式作为家庭系统的外显表征，具体体现为父母在子女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教育理念、情感态度和行为模式系统(郭海英等, 2017)。

已有研究发现，积极教养方式在儿童青少年发展方面的积极后效，其对青少年的行为、情感、社会等系列积极心理与社会品质具有显著的促进与提升作用，对青少年的抑郁、问题行为等消极心理与行为具有化解、防范作用，且这种积极的效应可在代际之间进行传递；而消极教养方式则会加剧青少年的焦虑、抑郁等消极心理状态(凌辉等, 2018)。可以说，积极教养方式是青少年积极发展的重要通路和保护因子，而消极教养方式则是青少年积极发展的高危因子(Schwartz et al., 2014)。因此，在对青少年积极发展的探讨中，家庭教养方式是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

此外，教养方式与情绪障碍的关系还受到发展阶段和性别因素的调节。有研究发现，消极教养方式对女性的影响更大，青春期阶段的影响尤为显著。这提示了干预方案需要考虑发展差异，针对不同年龄段和性别的青少年提供差异化的教养指导(李德, 2018)。

5. 儿童青少年情绪障碍干预措施

5.1. 家庭干预模式的现状

到2022年底，实现《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¹提出的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相关指标的阶段性目标，基本建成有利于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社会环境，形成学校、社区、家庭、媒体、医疗卫生机构等联动的心理健康服务模式，其中医疗卫生机构要积极开展儿童青少年健康教育和科普宣传。落实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和精神障碍的预防干预措施，增进儿童青少年健康福祉。

当前国内家长培训工作呈现出多维度、立体化的发展态势，各地医疗机构正积极探索创新性的家庭教育服务模式。来宾市妇幼保健院希望医院为代表的“医院-学校-社区-社会组织”联建模式，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将清廉家风建设与科学家庭教育有机融合，形成了“三个聚焦”的特色发展路径(来宾市妇幼保健院, 2024)。北京市妇幼保健院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构建了系统化的0~3岁婴幼儿家长

¹<https://www.nhc.gov.cn/guihuaxxs/c100133/201907/2a6ed52f1c264203b5351bdbadd2da8.shtml>

教育体系,开发标准化课件和线上学习平台,课程内容科学、突破时空限制,满足了现代家长碎片化学习的需求(北京妇幼保健院, 2023)。上海市儿童医院打造的“专业 + 公益”模式,通过建立覆盖儿童健康全周期的课程体系,以及科普内刊、讲座等多样化形式,实现了医疗资源向家庭教育服务的有效转化(上海市儿童医院, 2021)。这些实践表明,当前国内家长培训已形成医疗机构主导、多部门协同的工作格局,在内容上兼顾价值引导与知识传授、在形式上实现传统渠道与新媒体融合、在对象上覆盖不同年龄段儿童家长,逐渐呈现出专业化和系统化的特征。但同时也面临着区域发展不均衡、效果评估机制不完善等挑战,需要在后续发展中进一步优化完善。

国际上,家庭干预已有多种成熟模式。美国的“积极养育计划”(Triple P)采用多级干预系统,针对不同风险家庭提供差异化的养育支持(Sanders, 2023)。澳大利亚的“亲子互动疗法”(PCIT)通过实时辅导改善亲子互动质量(Thomas et al., 2017)。这些模式共同特点是基于证据、注重技能训练和效果评估。它们的成功经验表明,结构化的课程设置、标准化的实施流程和科学的评估体系是有效干预的关键要素。

5.2. 挑战与对策

5.2.1. 推广“家长学校”模式的挑战

“家长学校”的模式推广需兼具心理学、教育学、医学等多学科背景且熟悉家庭干预实操技能,但目前国内符合要求的专业人才缺口较大,基层机构多由普通教师或医护人员兼职缺乏系统培训难以满足个性化干预需求(马晓璐, 2019)。并且现有的模式多缺乏标准化的效果评估体系,难以量化家长教养行为的改变及儿童青少年情绪问题的改善程度,培训多为短期集中式缺乏后续跟踪指导,难以转化为日常教养实践。另一方面,多数家长更关注学业成绩忽视心理健康教育,认为“家长学校”是额外负担;双职工家庭、留守儿童监护人因时间精力有限或认知水平不足,参与度普遍较低(王珊等, 2025)。

此外,由于我国城乡与区域资源差异显著,城市地区依托优质医疗、教育资源,已形成较为完善的家长培训体系,但农村及欠发达地区缺乏专业心理健康服务机构,家长获取线上课程的网络条件受限,这种差异导致干预措施难以惠及低收入、偏远地区家庭(中国日报网, 2026)。

5.2.2. “家长学校”模式的针对性对策

高校增设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与家庭干预相关专业方向,培养复合型人才;卫生健康、教育部门联合开展基层师资培训提升兼职人员专业能力;建立通过远程督导、定期交流等方式,保障课程质量。同时,鼓励心理咨询师、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参与。

针对性制定标准化评估指标体系,包括家长教养方式改变量表、儿童青少年情绪症状评分等,在培训前、中、后进行阶段性评估;通过线上随访、线下回访等方式,持续跟踪指导 3~6 个月,帮助家长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此外,通过电视、社区宣传栏、学校家长会等渠道,开展“心理健康科普进家庭”活动,强调家庭干预的重要性,将“家长学校”培训与儿童青少年健康体检、疫苗接种等常规服务绑定。针对双职工家庭,开设周末、晚间专场及线上直播回放功能,为留守儿童监护人设计通俗易懂的教养手册和案例教学,降低学习门槛(教育部等十七部门, 2023)。

针对城乡差异,可以依托国家心理健康服务平台,在农村及欠发达地区开发免费公益线上课程、短视频教程模块,以乡镇卫生院、社区服务中心为据点组织专业人员定期巡讲。培训乡村医生、教师等基层工作者扩大服务覆盖面,将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干预纳入乡村振兴重点工作,加大财政投入,改善基层硬件设施(国家心理健康网, 2025)。

5.3. 国际成熟模式的本土化改造与文化适应

发展适合中国家庭特点的干预模式,应在理解和干预儿童青少年情绪障碍的同时充分考虑中国文化

背景下家庭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影响。西方模式强调个体独立，而中国家庭注重集体主义和代际关系，亲子互动中权威型教养方式更为普遍。因此，本土化改造需强化“协商式”沟通技巧，在尊重家庭传统的基础上引入民主型教养理念。并且在我国家庭结构中，核心家庭与大家庭并存，且隔代教养普遍。国际模式多针对核心家庭设计，本土化时需考虑大家庭中的角色分工，针对多子女家庭等内容、祖辈监护人等需设置专属课程贴合实际家庭场景(王梦姣, 陈曦, 2022)。同时, 融入中医“情志调摄”等传统健康理念, 增强文化认同感, 提升接受度(赵靖等, 2025)。

6. “家长学校”建设展望

国家卫生健康委对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 8481 号建议的答复,《关于构建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诊疗服务网络的建议》²指出制定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测评和服务标准, 开发儿童心理行为发育问题预警征象筛查表, 并将其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国家卫生健康委, 2024)。目前针对儿童青少年情绪障碍已经提出了多种干预措施, 相较于单纯药物治疗患者, 综合接受家庭教养方式干预及药物治疗的患者恢复更快, 开展家长教育和培训是一种有效的方式(王苏弘, 罗学荣, 2011; 张岩等, 2018)。有研究表明家庭团体干预(MF-PEP)和叙事疗法等家庭干预措施可提升症状缓解率达 26.2%(揭秋云, 袁曦, 2022)。

这些案例为家长学校的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此基础上发展“家长学校”与传统家庭干预方式相比具有明显优势, 目前已有一些社区、医院和学校组织的家长课堂为家长提供了学习和交流的平台, 系统性的家长干预比零散的家庭教育更能有效预防情绪问题, 团体形式提供了社会支持和经验分享机会。不仅向家长传递专业的家庭教育理念及教育模式帮助家长解决育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还会向家长普及未成年人生理、生理心理知识和营养保健知识, 促进家长和医院的密切合作, 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家长学校”将通过整合多种理论和方法, 形成独特的干预优势(程庆林等, 2022)。

另外,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家长教育平台可以突破时空限制, 提高可及性; 大数据分析有助于精准识别高风险家庭。有研究尝试将数字化干预融入 ADHD 家长培训, 取得了良好效果。这些技术支持为“家长学校”家长学校建设提供了新思路, 有望解决传统家长培训覆盖面有限、持续性不足等问题(周妍等, 2022)。

7. 结论

儿童青少年情绪障碍是一个备受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 本综述梳理了家庭环境和教养方式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通过采取基于家庭系统的干预措施可以有效预防和治疗儿童青少年情绪障碍, 促进他们的心理健康发展, 这为“家长学校”的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关注“家长学校”建设的长期效果、文化适应性, 加强多部门协作建立起“医-校-家-社”协同服务体系, 推动家庭干预的普及化和专业化, 实现从疾病治疗向健康促进的转变, 为保障儿童青少年的情绪健康提供更有力的支持。从根本上说, 促进儿童青少年情绪健康需要各部门的共同努力, 未来“家长学校”作为关键一环, 将在这一系统工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北京妇幼保健院(2023). 北京妇幼保健院开设线上“家长学校”为您提供专业育儿知识.
<https://bjogh.com.cn/xwzx/yyxw/26365.shtml>

程庆林, 谢立, 王乐, 吴亦斐, 黄银燕, 贾庆军, 方子健(2022). 青少年抑郁倾向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公共卫生*, 38(6), 680-685.

从恩朝(2026). 青少年抑郁障碍: 患病率、风险因素、诊疗现状及挑战.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 28(1), 1-8.

²<https://www.nhc.gov.cn/wjw/jiany/202408/f7410ce86db64b1baaab715263033ab4.shtml>.

- 郭海英, 刘方, 刘文, 等(2017). 积极青少年发展: 理论、应用与未来展望.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6), 5-13.
- 郭庆, 王文婕, 刘果, 王佳媛, 王旭梅(2023). 生物遗传与家庭环境因素在边缘型人格障碍发病机制中的研究进展.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31(4), 831-835, 861.
- 国家卫生健康委(2022).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贯彻 2021-2030 年中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的实施方案. *中国农村卫生*, 14(5), 3-7.
- 国家心理健康网(2025). 国家心理健康网“心动力行动”全国心理健康科普公益工程正式开启. <https://www.psy.com.cn/article/view.asp?id=71386>
- 教育部等十七部门(2023). 教育部等十七部门关于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 年)》的通知.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7/moe_943/moe_946/202305/t20230511_1059219.html
- 揭秋云, 袁曦(2022). 叙事疗法在儿童青少年情绪障碍中的应用. *心理月刊*, 17(3), 227-229.
- 金宇(2023). 儿童青少年情绪相关精神障碍的早期识别与治疗.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 31(12), 1280-1285.
- 来宾市妇幼保健院(2024). 来宾市妇幼保健院举行国家三级甲等妇幼保健院揭牌仪式. <http://wjw.laibin.gov.cn/wzsy/gzdt/t18834266.shtml>
- 李德(2018). *中国家庭教养方式与青少年发展*.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李艳芳(2019). 充分重视家庭对儿童心理发展的重要作用. *心理月刊*, 14(10), 33.
- 丽扎·满苏尔, 罗晓(2024). 氟伏沙明联合认知行为疗法治疗儿童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疗效观察. *临床研究*, 32(6), 72-75.
- 凌辉, 李光程, 张建人, 皮丹丹, 黎任水(2018). 小学生亲子关系与校园欺凌: 自立行为的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6(6), 1178-1181, 1172.
- 马晓璐(2019).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 *标准生活*, (8), 34-41.
- 梅斯(2025). 柳叶刀最新发表: 1990-2021 年中国青少年精神障碍的流行病学分析. https://www.medsci.cn/article/show_article.do?id=a5818645307a
- 孟苓苓, 王斌, 王小明, 付佳佳, 张华(2023). 青少年双相情感障碍发病与家庭环境和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分析. *河北医药*, 45(18), 2802-2806.
- 上海市儿童医院(2021). 我院“儿童健康大讲堂”入选“上海市健康科普培育品牌”. <https://www.shchildren.com.cn/contents/93/6531.html>
- 唐甜, 王雨, 巩芳颖, 石可, 李喜, 刘伟, 陈宁(2024). 家庭教养方式与中国青少年积极发展的关系: 系列元分析. *心理科学进展*, 32(8), 1302-1319.
- 王梦姣, 陈曦(2022). 父母对儿童负面情绪的反应: 与儿童行为适应及父母情绪调节策略的关系. 见 中国心理学会(编). *第二十四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摘要集*(pp. 1931-1933). 上海心理健康与危机干预重点实验室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 王珊, 潘亦宁, 刘诗涵(2025). 小学生家长作业参与的类型及行为特征——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的混合研究. *少年儿童研究*, (2), 54-61.
- 王苏弘, 罗学荣(2011). 儿童青少年情绪和行为障碍的心理行为特征及干预.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 19(12), 1110-1112.
- 张莉莉, 金立慧(2025). 青少年双相情感障碍的父母教养方式、家庭环境的特征.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52(1), 125-127.
- 张岩, 曹江, 徐伟杰, 孙权(2018). 团体认知行为干预对儿童青少年情绪障碍的效果观察.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27(5), 450-454.
- 赵靖, 崔霞, 刘叶, 李响, 葛礼秀(2025). 崔霞基于理木和土思想运用痛泻要方治疗儿童躯体症状障碍经验. *中医药导报*, 31(3), 173-176, 195.
- 郑广恩(2016). 儿童青少年情绪障碍患者自我意识及父母教养方式研究. *慢性病学杂志*, 17(10), 1112-1114.
- 中国日报网(2026). “家校社联动”助力儿童心理健康成长——构建乡村儿童心理健康守护体系. <https://cn.chinadaily.com.cn/a/202603/25/WS69c38bbba310942cc49a4d3e.html>
- 周妍, 朱若平, 徐琪, 王亚(2022). 家庭环境因素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症状程度和社会功能受损的影响. *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 48(1), 28-33.
- 朱宏锐, 涂爱仙, 万峰静, 严艳娥(2022). 0-3 岁婴幼儿社交情绪发展和干预研究进展. *中国妇幼保健*, 37(10), 1928-1931.
- Baumrind, D. (1978). Parental Disciplinary Patterns and Social Competence in Children. *Youth & Society*, 9, 239-267. <https://doi.org/10.1177/0044118x7800900302>

- Fu, Y., Ren, W., & Liang, Z. (2021). Perceived Academic Stres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A Moderated Mediation Analysis of Overweight Status.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96*, 224-232. <https://doi.org/10.1016/j.jad.2021.09.060>
- León-Del-Barco, B., Fajardo-Bullón, F., Mendo-Lázaro, S., Rasskin-Gutman, I., & Iglesias-Gallego, D. (2018). Impact of the Familiar Environment in 11-14-Year-Old Minors' Mental Healt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5*, Article 1314. <https://doi.org/10.3390/ijerph15071314>
- León-Del-Barco, B., Mendo-Lázaro, S., Polo-del-Río, M. I., & López-Ramos, V. M. (2019).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Disorders among Spanish Adolesc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6*, Article 507. <https://doi.org/10.3390/ijerph16030507>
- Sanders, M. R. (2023). The Triple P System of Evidence-Based Parenting Support: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Directions. *Clinical Child and Family Psychology Review, 26*, 880-903. <https://doi.org/10.1007/s10567-023-00441-8>
- Schwartz, O. S., Byrne, M. L., Simmons, J. G., Whittle, S., Dudgeon, P., Yap, M. B. H. et al. (2014). Parenting during Early Adolescence and Adolescent-Onset Major Depression: A 6-Year Prospective Longitudinal Study. *Clinical Psychological Science, 2*, 272-286. <https://doi.org/10.1177/2167702613505531>
- Thomas, R., Abell, B., Webb, H. J., Avdagic, E., & Zimmer-Gembeck, M. J. (2017).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Therapy: A Meta-Analysis. *Pediatrics, 140*, e20170352. <https://doi.org/10.1542/peds.2017-0352>